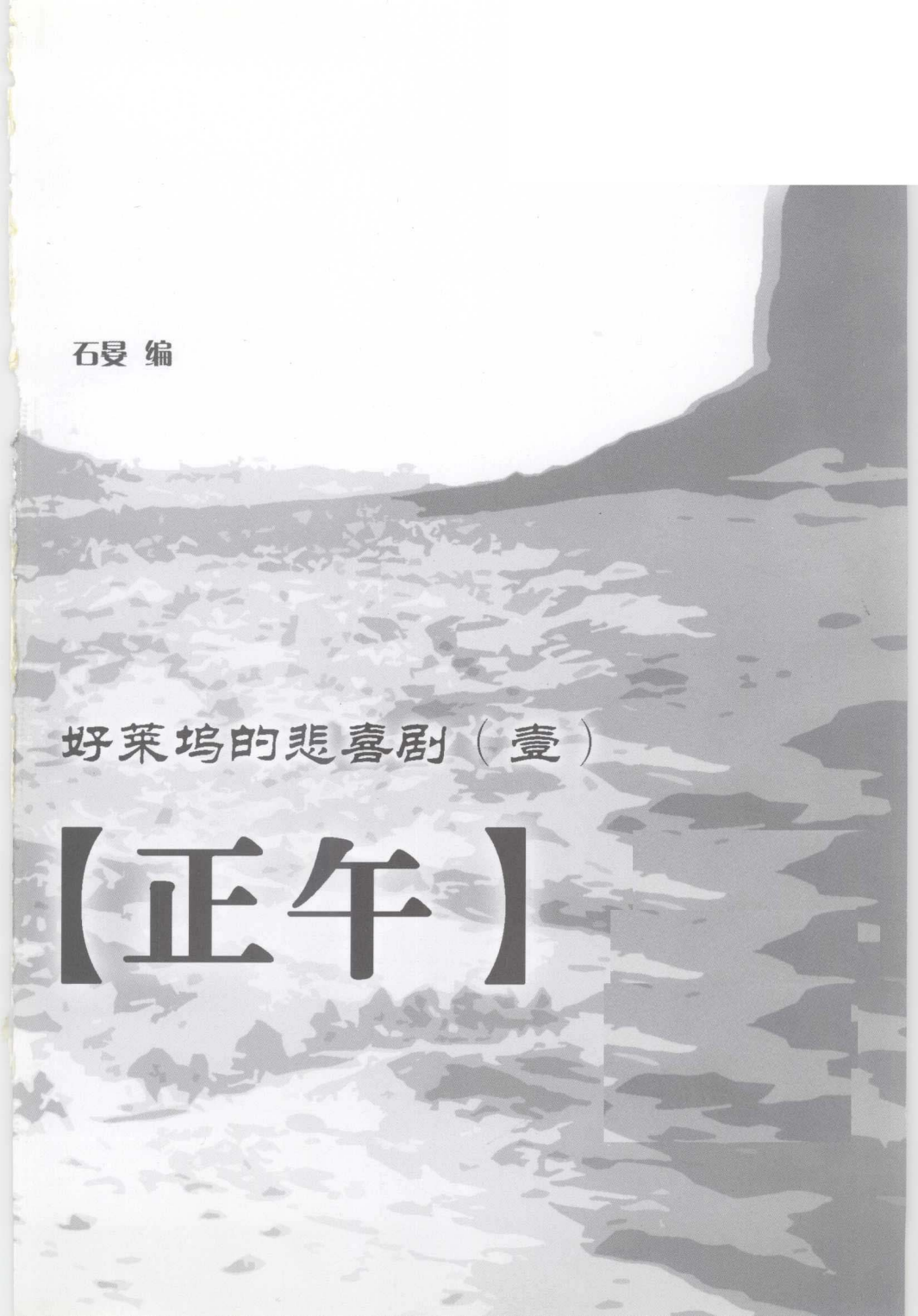


石曼 编

好莱坞的悲喜剧 (壹)

【正午】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石旻 编

好莱坞的悲喜剧（壹）

【正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午 / 李梦学主编.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12

(好莱坞的悲喜剧;1)

ISBN 7-106-02101-6

I. 正… II. 李… III. 电影文学剧本-作品
集-美国-现代 IV. 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2071 号

责任编辑: Alan

封面设计: 林思玮

版式设计: Smith

责任印制: 刘继海

好莱坞的悲喜剧(壹)—正午

李梦学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875 插页/2 字数/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101-6/I·0476

定 价 20 元

前 言

五十年前，是好莱坞编剧们的“纯真年代”。

大部分观众仍认同以下的观点：

当你灿烂的笑的时候，没有人感叹你的虚伪，就叫“纯真”。

用美色、金钱之类去诱惑自甘堕落的人，就叫“罪恶”。

全心全意的为些不值得的人付出，就叫“善良”。

纵情声色，就叫“下流”。

对物质与权利不知厌足，就叫“贪婪”。

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已换了字典，以上的词条让给了“幼稚、精明、愚蠢、潇洒、理所当然”！

从某一点上讲好莱坞的编剧们一点没变，永远抒发着最普遍被认同的情感。

也或许好莱坞的编剧们真与你我一样，正在平淡的生活中正渴望着三生难遇的一次“荒唐”！

目 录

- 巴索 1、关山飞渡 (1)
西部片中绅士和流氓只有一点不同：倒下前绅士说：“GOD!”而流氓说：“FUCK!”。
- 2、正午 (86)
让人性直面垂直阳光，哪怕对于英雄也是一件最残酷的事情。
- 3、忠勇之家 (177)
面对战时岁月抛开胆怯与恐慌，那不仅仅是忠勇，更可说是高尚。
- 巴索 4、吾土吾民 (292)
你全不期待的一个人做出了惊人之举，让你看到了卑微者血液里的闪光。

关山飞渡

〔美〕 达·尼科尔斯 著
林 秀 清 译

片头字幕和以下的序言叠印在一群亚巴虚族人纵马奔腾、气势雄伟、充满动作性的画面上，给人一种粗野剽悍的印象，使人感到亚巴虚族有别于美国西南其他的印第安人部落。他们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掠过镜头——其中有三两成股的对着镜头一跃而过。衬托的音乐渲染出故事险象环生的气氛，虽然这种情节要到后头才会出现。

序 言

“铁马”在这儿出现之前，驿车是美国蛮荒的边区唯一的交通工具。团结牌的大马车——相当于今天的流线型汽车——冒着各种风险，横穿西南荒芜偏僻的沙漠地带和山区；这一带的印第安人抵抗白人入侵的激烈斗争到1875年时已渐趋平息。当时最令过往旅客心惊胆战的是佐罗尼姆这个名字——他是宁死不向白人屈服的亚巴虚族的领袖。

第一部

一个美国骑兵驻扎地出现在一片辽阔无垠连绵不断的沙漠和山峦背景上。晨光曦微，美国国旗正在升起，同时前景上有一个号兵吹着升旗号。远处有两个边区打扮的人——1885年典型的美国陆军侦察——骑着马向军营疾驰而来；其中一个白人，另一个是印第安人。

化入一间光秃秃、四壁粉刷过的泥屋，这是悉克尔斯大尉的司令部，他率领着一个骑兵中队驻扎在亚利桑那州的当途镇上。为方便起见，可以把司令部安排在当途大街近尾的地区。现在我们看得清楚刚才那两个横穿沙漠疾驰而来的人。白人侦察穿着麂皮衣服，按当时边区流行的式样披着长发。另一个侦察是纯血晒延族人；这位神态威武的印第安土人现在泰然自若地站着。悉克尔斯大尉和一位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白朗沙中尉站在一幅挂图前面，图上是1885年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两州的地形。屋里还有一名通讯兵准尉，他靠近一张放着电报机的松木桌子。悉克尔斯的一张粗制的松木办公桌上，乱摊着些地图和文件。白人侦察用手指在地图上圣卡罗斯印第安人指定居留区划过去，印第安侦察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室内空气紧张。

白人侦察 大尉，亚巴虚人漫山遍野。这个地区的牧场全都给他们烧光了。（他的手指划过地图；接着他的头朝那不动声色的印第安人偏了偏）他昨晚上跟一股袭击的人交了一下手。他说这事是佐罗尼姆在背后指使的。

这句话登时震动了悉克尔斯和白朗沙。连那电报员也向前跨了一步。

悉克尔斯 佐罗尼姆？

白人侦察 对，大尉，他是这么说的。

悉克尔斯（逼视着印第安人）要是我认为……（他截住话头，转向白人侦察）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在说谎呢？

白人侦察 他是晒延族人，他们比我们更恨亚巴虚人。

悉克尔斯望着这两个人时，空气紧张；他终于深信不疑了。电报机嗒嗒地响起来了，悉克尔斯转向准尉。

悉克尔斯（果断地）向罗特斯堡发报。

准尉（已在电报键盘前坐下）罗特斯堡发来电报。看样子那边有急事要通知您。

军官们站在一边注视着。准尉按动报键发出回答信号；接着他拿起一支铅笔随着报机的声音书写。他才写了几个字，报机突然停了。准尉按了几下报键，但是报机寂然无声。他无可奈何地又试了一试。

悉克尔斯（厉声地）怎么回事？

准尉（继续按报键）长官，线路断了。

悉克尔斯焦急地指一指准尉刚才写了几个字的那张纸。

悉克尔斯 你收到了什么？

准尉 只收到头一个词。（把那张纸递给大尉）“佐罗尼姆”。

在忧心忡忡的沉默中，大家面面相觑。

化入当途镇大街，几匹小母马和几辆四轮马车系在一些铺子前的木栅上。一阵马蹄声响起，从街的另一头拐角处出现一辆引人注目的团结牌驿车，六匹汗水淋漓的马拉着它滚滚而来。驿车驶近时，镜头摇过街道，对着东方酒馆，驿车就停在酒馆前面。人们纷纷从酒馆和商店里涌出来围观这镇上日常最轰动的一件大事——驿车的来到。现在驿车更接近镜头一些。马车夫巴克·里加波出现，他是个洋洋自得颇受注意的人物。街上的闲人纷纷喊他，热心地要跟他打招呼。

众人声音 喂，巴克！

巴克，你好？、

巴克，卑斯比情况怎样？

路上好吗？

这时一个保镖从车上跳到人行道上，他是从卑斯比护送钱箱来的。

保镖 巴克，再见！

大陆驿车公司办事处，坐落在东方酒馆的隔壁，几个马夫从里面出来卸马。另外几个人着手打扫驿车和擦拭车上的金属物。对这边区小镇来说，驿车是一件出奇的新鲜玩艺儿，大家好奇地围观它，就象日后人们仔细观看一辆漂亮的外国汽车一样。

现在马夫们拉住了马，巴克在赶车座上放下缰绳（前景出现一部分群众），威尔斯·弗尔果矿业公司驻当途的经理从人群中挤了进来。

经理 巴克，你好。矿业公司的工资带来了？

巴克 在你们公司的箱子里。

经理爬上车顶，启開箱锁，巴克同时跳下来打开车门。几位旅客下车——一位是身材高大、屁股后面挂着左轮手枪的牧人，另一位显然是来自东部的衣冠楚楚的绅士，还有一个满面倦容的抱小孩的女人。

矿业公司经理的近镜头，他拿出一个用绳子紧扎着的沉甸甸的帆布包，里面显然是装着钞票，很可能还有金币。他猛力关上钱箱，带着那沉重的布包爬下车来。

从车门出来第四位乘客——一位当途镇上的商人。还有两位仍然坐在车上。从马车后窗可以看见露茜·马罗里太太，她紧裹着一件斗篷，神色疲劳，但清秀的脸上看得出坚强的性格。从另一个窗口可以看见坐在前座的是一位怯弱瘦小的人，

名叫山缪尔·彼柯克。他的整个外表显得有点忧郁，带着牧师的气味。看样子他来到这偏僻的地方感到既不舒服又不安心。巴克后头跟着两三个小男孩，他们以能够接近这位显要的人物感到自豪。巴克看见最后还有两个人没有下车，就对他们说。

巴克 你们下来伸伸腿吧……（看到露茜，就干咳一声，换个文雅的字眼）太太，下来活动活动吧。我们要在这儿换马。

他把露茜搀下车时，她用斗篷紧裹着自己的身子。这位妇人声音清脆，谈吐文雅，略带南部维吉尼亚的口音。

露茜 这儿有什么地方可以喝喝茶吗？

巴克的语汇里是不大用“茶”字的。他挠了挠头，有礼貌地说。

巴克 唔，太太，您可以在那家旅馆喝到咖啡。

露茜 谢谢你，车夫。

巴克 （为人富于同情心）太太，您气色不太好。

露茜 （一边走一边说）不要紧，谢谢你。

彼柯克先生从车上走下来，手提着一个小黑皮箱，他阴郁地看了一下东方酒馆，轻轻地神经质地干咳一声，以极有礼貌的口气问巴克。

彼柯克 老兄，那可是一家大酒店？

巴克好心好意地抓住他的胳膊，低声说。

巴克 别上那儿去传教，牧师。他们会开枪打得您浑身是窟窿的。

彼柯克先生听人称他为牧师有点飘飘然，可是他诚实的本性唤醒了他。

彼柯克 谢谢你——我不是牧师，老兄。（他有点窘，干咳一声）我是个威士忌酒商。

巴克听了这话有点愕然，傻望着这个瘦小的彼柯克走向酒

馆门口。

在东方酒馆旁的当途旅馆前面，露茜·马罗里正穿过人丛向旅馆大门走去，迎面遇见由一位美军大尉陪伴着的容颜姣美的年轻妇女。

年轻妇女 露茜·马罗里！

露茜 （高兴地）楠茜！（对军官）威特尼大尉，您好？

年轻妇女 您到亚利桑那来干什么？

露茜 到罗特斯堡去跟理查一起住。他带着部队驻扎在那儿。

威特尼大尉 马罗里太太，他已经不在那儿了。他被派到特来福克去了。就是驿车的下一站。过几个钟头您就能见到您的丈夫了。

露茜高兴得容光焕发。就在这时候有什么引起了她的注意。我们随着她的视线看见一位绅士风度十足的人，大家只知道他叫赫脱飞。这人走到门口突然停步，出神地看露茜一眼。露茜在他的凝视下有所反应。赫脱飞恢复常态，恭敬地脱帽行礼，然后朝酒馆走去。这三个人和赫脱飞相遇之下，各有不同的反应。大尉的妻子不高兴地看着他潇洒地往酒馆大门走去。

露茜 （怀着好奇）这位先生是谁？

虽然他的妻子面有愠色，大尉还是平心静气说话。

大尉 不是什么先生，马罗里太太。他是个恶名昭彰的赌棍。（他伸出胳膊让露茜挽着，一起走进旅馆）

镇上的公安局，一间木头平房，窗上挂着一个牌子。赶驿车的巴克向办公室里走去。在他走进时，里面有一个人。警官威尔柯克士，绰号“鬃毛”，坐在一张乱七八糟堆放着文件的桌子后面，双脚撑在桌子边沿上。两个助手在办公室内无所事事。其中有一个助手坐在桌沿上，漫不经心地在散乱的文件中捡起一张犯人的照片。鬃毛正在点燃烟斗，巴克神气活现地

走进来。

巴克 哈罗，髻毛。我找我那保镖，他在这儿吗？

髻毛 （把燃烧着的火柴搁在烟斗上，他一边用力吸一边摇摇头）巴克，他跟侦缉队出去了——去抓那虎子灵果。

他拿那根燃着的火柴指了一指助手正在漫不经心地观看的照片；然后把火柴摇灭，扔在地上。这时巴克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巴克 我还以为灵果关在牢里呢。

髻毛 本来是在牢里。

巴克 越狱逃了？（髻毛点点头，沉思地吸着烟）

助手甲 我估计虎子是找伯鲁姆家兄弟报仇去了。

助手乙 （扔下灵果的照片）是呀，就是他们在法庭作证，虎子才坐的牢。

巴克 （颇为得意自己在各城镇之间传播新闻的份外工作）依我看来，他最好别去碰那个路克·伯鲁姆。说真的，路克把灵果的朋友全都撵出了罗特斯堡。我上次经过那里，看见他拿枪筒打一个放牧的，打得他头破血流，跟只屠宰了的牛一样。

髻毛双脚落在地上好的一响，巴克看看他，心里奇怪自己那几句话居然引起他这样的反应。

髻毛 你见到路克·伯鲁姆？在罗特斯堡？

巴克 没错。

髻毛站起来，抄起靠墙的来福枪，对那些诧异地看着他的助手说。

髻毛 小伙子们，你们在这儿照应几天。我要跟巴克到罗特斯堡去走一趟。（对巴克粗声粗气地解释一句）我来当保镖。

在当途银行里，我们看见威尔斯·弗尔果矿业公司的经理斜靠着柜台，得意洋洋的亨利·盖特乌站在柜台后面正在写收

据。经理从矿业公司箱子里拿出来那包钱搁在柜台上。一个庞大的老式的保险柜立在柜台后一隅。银行正斜对着东方酒馆，从盖特乌背后那扇窗户，可以看见驿车被一群人围着，那儿正在卸马的挽具，准备换上新马。盖特乌这人似乎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样子，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边镇上他也确实是个显要人物。办公室前部有一道小门，一位年老的出纳员正在那里和两个牧人打交道。

盖特乌（一边写一边巧舌如簧地说）自从我开办这家银行以来，我总是劝人家把该发的工资提早六个月存放在这里，这样既有利又稳当。

经理（笑眯眯地）这倒是对您有利，盖特乌先生。

盖特乌 这是收据。一共是五万块钱。（殷勤地微笑）你要知道——对银行有利的，必然对国家也有利。（意味深长地把手搁在那包钱上）我的朋友，金钱推动这世界。可是做生意的赚不了什么钱，除非有大笔现金来周转。我们在这闭塞的小镇上跟外界都隔绝了。赚大钱的地方是在东部——在大城市里。

经理把收条搁进口袋里，一个板着脸孔、样子泼辣的女人进入银行，走到柜台旁边。

盖特乌太太 亨利，我要五块钱。

盖特乌（伸手到口袋里去，满脸堆笑）行，亲爱的，行啊。（他把五块钱摊在柜上，转向经理）得靠太太们去流通资金。（对太太甜言蜜语地）亲爱的，这一次又是买什么？——从堪萨斯城新运到的时装，还是鞋子？

盖特乌太太（把钱放进手提包）我得付肉钱。亨利，你会准时回家吃中饭吧？我请了几位保卫法纪大同盟的太太来吃饭。

盖特乌 不用担心，亲爱的，我会准时回来。

矿业公司经理替盖特乌太太开了门，陪着她走出去。盖特乌目送他们走出，直到门重新关上，他的脸上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神色。他心事重重地拿起那包钱朝保险柜走去。他突然中途停住，走到窗旁，朝外面张望。从他背后望出去可以看见驿车，一对新马正套到后挽具里。现在盖特乌拿定了主意。他四面观望，看见没人注意，就用一只脚从他办公桌底下钩出一个小黑皮箱，把钱搁在里面。

当途街道上，一队面色冷峻的女人，胸前全挂着徽章，几乎象军队似地列队在行进。她们前头，隔着适当的距离，走着一位叫达拉丝的姑娘，伴着她的是一位样子颇为和善但神色尴尬的中年警长。在他们走出镜头前，我们从近处可以清楚看到那姑娘心里非常难过，但她咬紧牙关，不让自己的感情流露出来。接着我们看见保卫法纪大同盟的妇女会员们板着脸走在她后面。

街上一所房子的门口。门旁钉着一块招牌，上面写着：医学博士约瑟亚·蓬纳。门打开，蓬纳医生匆匆走出，后面跟着一个脸色铁青的女房东。他步伐有点踉跄，但仍然保持着他那善良的天性和乐观的精神。他在匆忙出走时，随手带了一件南北战争时联邦政府军队里穿的蓝色旧大衣和一个小药包。

蓬纳医生（和解地）听我说，亲爱的房东太太——

房东太太（尖声大叫）别再喊我什么“亲爱的房东太太”，你这没出息的老不死！你没付房钱，我就扣住你的箱子！

医生好不容易站稳脚跟，抓紧大衣和药包，高高兴兴地向那怒冲冲的房东扬扬帽子。

蓬纳医生 难道就是这副容颜，惊动战船万千，使伊利亚的摩天城楼一旦化为灰烬？（他鞠一躬，几乎失去平衡）永别了，美丽的海伦娜。

说完，他一眼看见那招牌，就探身向前去拧它下来，决心

把自己全部行头带走。

房东太太 （挖苦地）臭垃圾全捡走，落得个一干二净！

医生在拧招牌的时候，镜头拉开，那行进的队伍又出现在镜头里：达拉丝和警长的后面跟着一群面色冷酷的妇女。达拉丝一看见蓬纳医生蹒跚的身影就马上停步，甩开警长，朝他奔去。蓬纳拧下了招牌，庄重地把它夹在臂下。

达拉丝 乔！她们可以强迫我离开吗？我要是自己不愿意呢？非走不可吗？

妇女们愕然停下脚步。警长感到尴尬，走上来抓住达拉丝的手臂，带着埋怨的口气对她说话。

警长 听着，达拉丝，别再找麻烦啦。

现在我们看见蓬纳、达拉丝和警长站在一起，妇女们在后景里。警长无可奈何地拉扯着达拉丝的手臂，但她不顾一切地甩开他，向为人和气的蓬纳呼吁。

达拉丝 乔，我非走不可吗？就凭她们摆布吗？（她指着那群妇女，引的她们中间发出大为不满的声音）

警长 听着，达拉丝。我是奉了上头的命令的。不能怪这些太太们，不关她们的事。

达拉丝 是她们搞的鬼。（对蓬纳）我到底干出了什么事？我没有一点生活权利吗？

蓬纳医生 （慈爱地拍拍她的手臂，神色泰然自若）有一种很糟糕的病，叫社会偏见，它把我们害苦了，我的孩子。这些亲爱的保卫法纪大同盟的太太们是在清除镇上的渣滓。（他豪侠地伸出手臂让她挽着）来吧，就象我一样，做个自豪、脱俗的渣滓吧！

警长 医生，别胡说八道。你喝醉了。

蓬纳医生 （庄严地）我是脱俗的，长官。

房东太太 （从门口走出来，轻蔑地说）真是一对。一点

儿也不差，他们俩都是一路货！

蓬纳医生（一面伸出手臂让达拉丝挽着，一面往前走）挽着我的手臂，亲爱的，死囚车已在等待。（接着用法语说）来吧，公爵夫人，上断头台去！

警长走在达拉丝的另一边，不知如何是好，三人并排走出了镜头。妇女们的队伍继续前进，女房东看到自己成群结队的女朋友就朝她们叫喊。

房东太太 等一等，我去戴上徽章。诸位，我跟你们一起去。

在东方酒馆外面驿车已经套好了四匹马。马夫们正把两匹拉套的马向后推到恰当的位置上，理好辔头，一大群好奇的闲人在围观。绰号髭毛的警官威尔柯克士在赶车座上拉着缰绳，他的来福枪塞在他脚下的档板里。巴克在堆叠好车顶和车背后的行李。这时从人行道上走来了那奇特的队伍：达拉丝挽着蓬纳医生的手臂，警长扭扭捏捏地紧跟在后头，一群妇女和新加入的房东太太走在最后。

在东方酒馆内，赫脱飞正跟几个莽汉在赌牌——有两个是牧人，一个是探矿员，我们只看见他的侧影。从这群人的背后看过去是酒馆临街的窗户，通过窗户可以看见一部分驿车和围观的人群。当赫脱飞老练地发牌时，忽然有什么事引起他的注意；这时候从右面的当途旅馆里走出露茜·马罗里，山威特尼大尉夫妇陪伴着朝驿车走去。赫脱飞停止发牌，眼光跟着露茜，一直到她走过了窗户。一个牧人在等牌，不耐烦地喊道：“发牌！”赫脱飞蓦地清醒过来，发给他一张牌。他说起话来虽然文文雅雅，可总是带着冷嘲热讽的劲儿。

赫脱飞 这就象在莽林里，一个蛮荒的莽林里，看到了一位天仙。

牧人（赫脱飞继续四面发牌）赫脱飞，你在跟自己说

话吗？

赫脱飞放下分剩的纸牌，瞅了瞅自己的底牌，讽刺地微笑着。

赫脱飞 你不懂，你不但从来没有看到过天仙，就算名媛淑女、良家妇女或者纯洁的女人你都没见过。

牧人 （不满地）来吧，发到“爱司”的下注。

现在通过窗户可以看到达拉丝走近驿车，那群妇女站在旁边，瞪眼看着她，一面议论纷纷。露茜和威特尼夫妇站在稍远的地方。蓬纳撇下了达拉丝，现在正走进酒馆。彼柯克站在卖酒柜台当中忙着在一本定货簿上写什么，掌柜站在他对面，靠着柜台的另一面。柜台上靠近彼柯克的臂肘的地方放着一盒打开了的样品酒。掌柜拔开一瓶酒的木塞，用鼻子嗅一嗅，重新塞好放到盒子里，这时彼柯克还继续在写。

彼柯克 老兄，你要是到东部来，上我家吃顿饭。我太太烧的菜，全圣路易没人比得上。

蓬纳医生走到前景里的柜台旁，彬彬有礼地向掌柜打个招呼。那掌柜怀着戒心走过来。

蓬纳医生 杰利，我得老实承认，从经济观点上来说，过去我对你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不过（压低声音，说心腹话似的）——你看能不能（干咳一声）——赊我一杯酒？

掌柜 （摇摇头）要是能把话当作钱，医生，那你真是我最好的主顾了。

蓬纳医生 杰利，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掌柜 是真的？

蓬纳医生 真的，我的老朋友，念着我们过去的交情我想你会——

掌柜 （伸手去取酒瓶）好吧，医生，只此一杯。

他斟满一杯，把酒瓶拿开放在一边。蓬纳转着手中的酒